

第六十七回 拷事情權昌供認 探事由成宗托詞

卻說太后聞皇后所奏欲賜酒及脫靴之言，乃曰：「鄺相是朝廷大臣，若有差池，如何是好？須要想得妥當，方無後悔。」皇后奏曰：「此酒實是能醉，不致害人性命，唯有此計，別無他謀。」太后曰：「既如此，來日當速宣來。」皇后領旨，謝恩退出，回宮自思，主上這幾天為何不見進宮？即叫一名宮女前來，吩咐曰：「爾速傳權昌前來，說俺家有事差遣。」宮女領命來到偏殿，見權昌曰：「今奉娘娘命，速宣汝前去，有事差遣。」權昌聞皇后宣召，隨同宮女進宮，朝見皇后曰：「不知娘娘喚奴婢前來，有何便會？」皇后曰：「俺家問你，這幾天聖上在何處？若不真說，俺家活活打死你。」權昌見娘娘大怒，遂奏明聖上在偏殿如何款待鄺相，從頭至尾直奏一遍，道：「今實在偏殿批案。」娘娘問曰：「聖上為何在偏殿批案？」權昌奏曰：「聖上這幾天因鄺相有病在內閣，大臣批不清楚，故主上親批，以致無暇入宮。」皇后曰：「胡說！今值清平世界，哪有那麼多奏章。明是這個賤奴助主為惡，尚不直言。」便會宮女，道：「將權昌活活打死，看你如何欺瞞得俺家。」權昌暗思：寧可實說，免受痛打。即叩頭曰：「奴婢實說便了。」皇后曰：「不怕你不實說。」權昌即將主上去上林苑如何與鄺相吟詩戲耍，又到天香閣如何強迫鄺相同寢，鄺相如何不從，一一奏明。那皇后大怒，可恨這殘奴一向欺瞞俺家，不奏實情，真是可惱。令宮女將賤奴禁在暗宮，候鄺相改裝，方許放出。宮女領旨，同四名太監將權昌帶往暗宮關禁，不表。

再說皇后次早起來，梳洗畢，來到萬壽宮，朝見太后，便把權昌所奏之事始末奏明。太后曰：「皇兒真正曖昧，欲將此假孟氏將桃代李。」即令太監宣召聖上前來。太監領旨，來到偏殿，跪奏曰：「今奉太后窺旨，宣召主上進宮諭話。」原來這幾天成宗自持假孟氏強配忠孝王之後，適值鄺相有病，自己正在偏殿批案。今聞太后宣召，暗吃一驚：莫非有人通風麼？即令備輦進萬壽宮，聖上郡到上孽直往萬壽宮來。皇后聞得主上到，即便出宮跪接。成宗下了輦，同皇后入宮，朝見太后畢。成宗問曰：「母后宣兒臣前來，未知有何諭旨？」太后答曰：「皇兒可有宣召鄺相到上林苑否？」成宗奏曰：「臣兒雖有其事，乃是敬重賢臣，不識母后為何言及此事？」太后曰：「因爾將假孟氏強配忠孝王，所以問及。」帝曰：「母后怎知是假的呢？項南金在金鑾殿上能認父母，辦能認兄長，又能說出府中之事，奴婢的姓名俱已周知。孟士元乃是老邁，故說是假的。」皇后曰：「孟士元雖已老垂，孟嘉齡難道亦老邁麼？」成宗答曰：「御妻休要強辯，孟嘉詩乃是從父所言。況兄妹相見之時真不能認，亦未可知。」二太后曰：「此事且休得提起，如今忠孝王激出病來，務須寬限，候病痊癒，再作商議。」帝曰：「謹兒從命，來日即著該郡官草詔寬限。」皇后又曰：「陛下明是私心。」帝曰：「御妻說朕有私，此是何意？」皇后曰：「陛下若無私心，便不該在上林苑強欲同鄺相同輦，吟詩作戲。」帝曰：「此乃朕敬重賢臣，怎說是私心？御妻真不明理。」皇后曰：「陛下非但強欲同輦，而且在天香閣強迫留宿，此是欺凌鄺相，並非敬重大臣之至意。」帝曰：「此乃朕憐其回閣路遙，故特留宿，怎有不該？」皇后曰：「臣妾看來，陛下真正曖昧，乃將桃代李之意。」帝不悅曰：「賢妻真是不該，在母后面前妄說寡人的是非，真是可恨。況這幾天鄺相有病，不能批案，內閣諸大臣批不清楚，朕只得改批，日夜辛苦。朝中若無鄺相，豈不綱常盡絕。」皇后曰：「當今太平世界，哪有許多批卷。此事陛下預防太后聞得此事，故托言批案。」

未知鄺相可有敗露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